

上海萬象叢書

上
海
萬
象

SHANGHAI WAN XIANG

K295.1
32
V

上海万象

汤伟康主编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上 海 万 象

汤伟康主编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上海复兴中路597号)

新華書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海门常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375 字数355,000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80514—302--1/C.4 定价：4.00元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翔实可信，包罗万象.....	汪道涵	1
为修史志铺路.....	贺崇實	2
历史性的回忆.....	陈蝶衣	6

报告文学

淡季中的人.....	陆莘生	8
——访征婚者		
陈蝶衣与陈燮阳.....	周玉明	38
来自普通高中的报告.....	陈丹燕	50
大路歌.....	黄太平	61
身后，一串深深的脚印...	贾梦雷、曹致佐	82

纪实小说

“逃兵”不朽.....	郑荣华	97
-------------	-----	----

三教九流纵横谈

上海道士ABC..... 朱大路 145

杂文与随笔

划一条边界线如何?	司徒伟智	158
说“钻”	王尔爵	161
关于杂文的杂感.....	沙叶新	163
长生.....	杨作宾	165

——随笔之一

市井一角

小屋“芳邻”	李冷路	171
“华亭”一条街.....	白 翼	175

——记服装业的个体户們

整体的跨越.....	王富荣	182
------------	-----	-----

——上海文学创作管窥

上海经济区之星

南兰陵的报春花.....	沙洲	189
美迪申，悦耳的音波.....	袁稼	197
新星之光.....	丁贤鉅	207

——上海新光显示仪厂记事

“雪球”，在大地上凝聚.....	顾钟慧	216
红双马，飞吧.....	高少扬	221
沃土上，藤蔓在爬延.....	谷轶	227
飞鹰的轨迹.....	王新普	236
金山的优胜者.....	郭永康	245
梦的经线和现实的纬线.....	郭永康	255

档案实录

几番沉浮话舞场.....	林明敏	266
迪斯科皇后风尘录.....	忻黎	294

海上缤纷录

后台看戏.....	秦绿枝	320
-----------	-----	-----

艺文志

上海竹枝词春秋.....	汤伟康、杜黎	325
--------------	--------	-----

旅游天地

- 溪口行 沙 洲 346
秋霞圃 侯 旭 357

漫画

- 不是篇 郑辛遥 363
公费旅游漫笔 天 星 367

民俗杂俎

- “人看人” 仲富兰 374

申江掇英

- 上海水蜜桃 郑逸梅 382

上海俗语通解

- 识相 墨海亭 385
戳壁脚 司马奔 387

当代画苑

美的历程 朱大路 389

——冯远、冯越、冯节小记

摄影家风范

“悟性，就在你脚下” 颜真 396

——青年摄影家冯学敏速写

文史偶拾

康有为晚年在上海 朱仲岳 401

书画家郑午昌先生 刘楚邕 411

忆邱玺 杨华生 416

《第一击》和阿垅 耿庸 419

上海滩忆旧

发财票、白鸽票及其他 田仁 431

麦克维卡与“居留地” 康黎 437

——上海租界史实拾零

古物珍赏

神秘的佛牙 张明华 447

翔实可信，包罗万象

· 汪道涵

《上海万象》丛书的内容，应能体现出“万象”这一特点。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到体育、娱乐、音乐；从官府到民间，三教九流，街头巷尾，做到包罗万象。但是，必须要保持高质量，每个材料都要翔实可信，具有史料价值，可以当作信史，也可以令人改变观点。

30年代初，我经常来上海。那时上海有许多小报，象《晶报》、《金刚钻》等，二毛钱可买一大卷，内容也是包罗万象，但是格调不高，只好当做茶余饭后的消遣，看过以后就丢了，没有史料价值，办成那个样子，就不行了。

丛书文章的形式要多种多样。有专论、政论、杂文，也要有诗歌、竹枝词、小说、笔记、轶事、掌故，还可以有插图、漫画、照片……

解放前留下的史料很多，下功夫整理出来，也可以择其优者发表。胡道静、秦瘦鸥、郑逸梅……等，熟悉旧上海情况，可以请他们为《上海万象》丛书写文章。

——本文是汪道涵同志会见《上海万象》
丛书部分编委座谈纪要

为修史志铺路

• 贺崇寅

80多年前，葡萄牙人特瑞修（C·A·Mentaitode Tesus）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象上海这样一个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中起着开新纪元作用的重要城市，应该有关于它的历史的专著，然而却没有。这种情况即使不是一种耻辱，至少也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他有鉴于此，写了一本《上海史》，在上海文汇报馆出版了。在此以前，麦克莱伦（J·W·MacLan）写过一本《上海史话》，1899年在上海出版。其后，又有兰宁（G·Laning）与柯苓（S·Couling）两人合写的《上海史》，豪瑟（Ernesto·Hauser）写的《出卖上海滩》……等专著相继出版，对于为上海写史，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至于一般对上海印象的记载和报道，散见于中外各种报刊、杂志、游记和回忆录中，连篇累牍，汗牛充栋，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

外国人基于怎样的动因、以怎样的立场、观点研究和撰写上海史，这一点姑且按下不论，单就上海应该有一部与它的历史地位相称的地方史巨著这一点来说，实为中肯之言，无可非议。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在这样想、这样做呢？可谓不分中外，人同此心。

我国素有编纂地方志的优良传统。上海也一样，自明初洪武年间顾璗主持编纂第一部方志《上海县志》始，后经弘治、嘉靖、万历、清康熙、乾隆、嘉庆、同治、光绪，继至民国年间，代代都

有编纂的地方史志问世，对上海的山川湖泊、江堤海防、气候水文、物产以及建置沿革、官署衙门、田赋水利、职官人物、科举学校、寺观古迹、风俗习惯等等自然与社会条件，分门别类，详细记载，有“一方之全书”之称，为上海的自然、社会和人文保存了极其丰富的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在前人看来，地方志就是地方史，志史很难截然分开。“志”中所记，日后即为“史”，有了地方志也就等于有了地方史。只是，按照我们今天的要求，志与史应当有所区别，有了地方志还应当有地方史，将上海地方上下六千年，纵横数百里内人们的社会活动，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以及民俗等各方面的演变，给以科学的总结，阐发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抗战前，上海就有编修地方史的历史经验。当时柳亚子先生创办了一个上海市通志馆，专门从事编修《上海市通志》的工作，搜集和收藏了图书、档案、第一手的调查报告等相当丰富的历史资料。该馆的全体工作人员在柳亚子先生的鼓励、支持下，为开发上海历史研究，专门成立了一个业余的学术团体——上海通社，在当时的一份晚报《大晚报》上开辟《上海通》专栏，每星期出一版，专门刊载社员所写的论述上海历史的文章；又在当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广播电台，主持了一个播音节目，由社员们分题播讲上海发展史；还出版了《上海通志馆期刊》、《上海研究资料》，内容有上海的沿革、政治、外事、财政金融、中外实业、文化教育、体育娱乐、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古今名流，以及气象、地质……无所不包，在当时上海掀起了一股“上海通·通上海”的热潮，为编写上海史积累资料建立了扎实的基础。只是由于抗战发生，上海沦陷于敌手，通志馆被迫解散，这项工作半途中断。

今天，在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代，历史的车轮以出乎人们想象的速度呼啸前进，上海所处的地位更加突出、更加重要了。全

世界千百双眼睛，注视着它的发展变化。这里新发生的一切，以至一瞬间的变化，每每是记者眼里抢先采访的消息，也是文人笔下创作论述的主题。它在前进路途上的每一个重大步伐，都会为国际社会所关注。在上述形势的推动下，一批有志于上海史志之士，于1981年，成立了专业学术团体：上海史志研究会。它成立后，在发动、组织和推进各条战线和各区县的力量相互协作，编写各个专业和区县史志工作的开展上，卓有成效。近年，又有上海市地名志办公室、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等专业机构的成立，也在努力地工作与探索。也应该看到，编修上海史志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系统工程”，一部上海史、志，广泛地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许多方面，和社会学、民俗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等许多学科。它既需要各专业之间的协作，又需广泛发动和组织非专业的有志之士的参加，单靠专业机构的力量是不可能胜任的。史志的编修工作，与现实的需要脱了一大节，需要与可能成了一对矛盾。

怎样才能使上海史志研究工作与现实的需要结合起来，让史志工作的成果及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有效的作用？汤伟康、胡晓珊等几位有志于繁荣上海史志事业的学者和新闻出版界同仁，提出了出版一套能搜集上海史料而又具可读性的上海题材的丛书的设想，后来又几经磋商，产生了比较具体的实施方案。这套丛书的内容，也应该象上海本身一样，是五花八门、丰富多采、四面八方、包罗万象的，故题名为《上海万象》。丛书所选文章，取材的角度应该是新、趣、深，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强调史料的翔实性和新闻资料的可靠性。文章内容应注意格调。要俗而不庸，谐而不谑，既有可读性而又不失之高雅，不能陷于低级趣味。文章的形式，应该尽可能地多样化，既有专题论著、时事小品、杂文，又有纪实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笔记，还可以有漫画、美术、摄影、音乐等作品，图文并茂、雅

俗共赏、生动活泼。

这个设想和方案，获得上海史志研究会会长陆志仁同志和在香港的陈蝶衣先生的赞同和支持，他们热情为丛书组稿和撰写文章。前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汪道涵热情地鼓励和扶持丛书的诞生。他在百忙中会见了丛书的部分编委，殷切叮嘱编委会办好丛书，抓好“包罗万象”与“翔实可信”两个关键。他亲自挥毫为丛书题名。在组稿过程中，《上海万象》丛书受到作者们的积极支持，来稿十分踊跃。

《上海万象》丛书的问世是一个探索，或者可以说是一个实验。如果《上海万象》的推出，能在读者中产生影响，由此而引起人们关心上海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形成一股群众性编写史志和振兴上海的“上海热”，那正是丛书的编者所期望的。希望广大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方志学，以及新闻学等各界人士，大家来充分利用这块园地。我深信，上海终究会有一部与它的地位相称的地方史志巨著，大家应为此而努力。

应《上海万象》丛书编委之约，特缀数语，以志祝贺。

历史性的回忆

· 陈蝶衣

从《上海万象》丛书的目录，可以看出内容与形式，都是“多元化”的，也是“包罗万象”的。

由于我在上海，曾度过了环境最复杂，工作也“多元化”的时代，因此正不妨叙述一下“历史性的回忆”。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我在上海《新闻报》供职，以业余的时间创办了一份小型的《明星日报》，主办了“电影皇后”选举。选出了首届“电影皇后”胡蝶，为电影史添上了前所未有的一页。当时不仅曾有“电影皇后加冕典礼”的举行，並还有彩色封面的《电影皇后纪念特刊》的编纂。

《明星日报》维持到“抗战”前夕，我接受了汉口《镜报》社长萧帙晨的邀请，将要有一次溯江而上的旅游，始将《明星日报》移交给友人接办，然后孑然一身，踏上征途。

抵达汉口之后，为日无几便发生了“七七事变”，我的短期旅游变成了欲归不得，于是在武汉三镇，整整滞留了一年。在这期间，我曾经由萧帙晨君的介绍，主持了一个时期的《壮报》副刊辑务。此外又曾协助从上海撤退到汉口的新闻界朋友，临时创办的一份《抗战晚报》，担任采访工作。

次年之夏，由于战火日渐逼近，《壮报》与《抗战晚报》均将西撤，而我则有“家在上海”的牵挂，终于只得与武汉三镇告别，绕道广州、香港，然后乘坐“芝沙丹尼号”轮船，回到了

“十里洋场”的上海。

虽然“旧业已随征战尽”，但海上故旧的援手却伸得极快，《社会日报》的社长胡雄飞，邀约我负责影剧版的辑务，于是我又踏上了另一个工作岗位。

其时战火虽已远去，但上海市却已陷入了兵燹的包围之中，而成为一座“孤岛”。昔日的“十里洋场”繁华景象，日复一日地消逝了！纵然仍不乏“灯红酒绿”的场所作点缀，但人心的苦闷却只有与日俱增。于是，我便有了出版一种杂志，作为“精神食粮”之补充的计划。

我的计划很快就获得“中央书店”主人平襟亚先生的赞同，出版计划遂亦立即付诸实行，而由“中央书店”负责发行，这便是创刊于一九四一年的《万象》。

《万象》是一本综合性的月刊，曾经创造了“创刊号”一而再的再版，共计再版了九次的破天荒纪录。此后便另有纷纷效尤的同类性质杂志之踵起，较为畅销的是《万岁》及《小说月报》。

在我主持《万象》编务的时期，曾发刊了多个特辑，其中一个专题是“通俗文学”。

我为这个特辑所写的一篇《通俗文学运动》，刊载于一九四二年十月出版的《万象》第二卷第四期，此文已录入了福建人民出版社印行的“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作为“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之一。实际上，我讨论的是“通俗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有很远的距离，也就是“扯不上关系”。

以上便是我与《万象》曾有渊源的历史性回忆。

至于参加电影工作，写了五十多个电影剧本，三千余首歌词，则又是从“抗战胜利”前夕开始，以及来到香港以后的事了。

“文史”需要保留，最怕散佚。《上海万象》丛书的创刊，能在这一方面作出“尽力而为”的贡献，是一件值得鼓掌、遥祝的出版界大喜事。

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写于香港

淡季中的人

—访征婚者

• 陆幸生

个人隐秘的街头公展

几乎是电话铃鸣响的同时，一只因责任重大而练过格斗擒拿显得骨节粗大的手立刻抓起耳机。我是区公安局值班室。什么地方什么事，请慢慢说。……

D路，青年报社，门口挤满了人，隔壁电影院的自行车寄放站的车子全推倒了……到底有多少人？

大概是什么事？

不晓得呀！反正全部都是青年，20多岁、30岁左右，穿得都蛮挺的。不太象打群架，但又闹哄哄的，拥过来又拥过去。报社大铁门原来开着，一会儿又全关上了。

你听到那帮人在讲点什么？职业习惯，在弄不清对方是何等样人时，一律概称“那帮”。

听不清楚，反正都在喊“让我们进去！”

有女同志吗？

男的多，女的也有，不过好象穿的全是最漂亮的衣裳，她们没喊……

哇啦哇啦时不时似癔症发作的女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种到了怎么也不出声地步的女人，随便什么事都做得到。第三者插足谋害亲夫，公用部位太小邻居多放一只簸箕，这月电费又要多

贴一个半字，自由市场又少给她3钱肉分量……接电话的公安战士脑海中立时屏幕似地映出一系列某些小姐女士拚死搏斗的可泣不可歌的场景。

到底什么事？经验老练的他此刻也糊涂了。公开骚乱。忽然他大惊：阿是大学生……

报社。灰色的铁门被推得“哗啦哗啦”直响。黑色人造大理石贴面的门柱上嵌有一块铜牌：青年报社。猛然间，只见一个壮年男子出现在报社传达室的屋顶平台上。“我是报社的……”具体的什么头衔被立时溅起的回响淹没了：“我们要进去，我们要表格！”那男子瞧着马路上又是西装革履又是灿然金表的人们，无奈地摇摇头，消失了。一会儿，一个高音喇叭出现在平台上。

“我们报社举办的‘知音联谊会’活动，本来预定1:30开始办理报名手续，一共300个名额，男女各半。因为自中午11点起，就有同志在门口排队，鉴于大家路远心切，我们就提前办理了。现在男同志名额已满，女同志名额还有90多个。请男同志们协助，注意我们报纸刊登的第2期联谊会消息。请大家让开，让女同志进门登记……”

骗人！开大兴！开后门！

我是请公假的。我是请病假的。我是不请假的。我们浦东来。我们闵行来。我们嘉定来……

5点钟，赶在下班人流高峰拥上街头之前，心憔力悴的男子汉和死活不愿离去的小姐们终于被“赶下了阵地”，一步三回头地回家记日记或跟影子谈心去了。

报社总编辑：没想到问题这么严重。

一位未婚女记者：没想到事情这么可笑。

一位已婚男记者：没想到人会这么可悲。

电影院冷饮柜台女服务员：没想到生意会这么好。